戒菴老人漫筆

戒菴老人漫筆序

利城菴有李先生云先生名詡字原德有道君子也號戒菴老人名所著書曰漫筆〻〻者不以品列不以類分不以甲乙次第為先後隨事輙紀隨紀隨書故云漫其書

浩汗縱橫闔闢變幻鴻纖幽顯
靡所不有不獨成一家之言且也談
衆作之奥與之為書況〻者哉蓋
不博古者不睹千秋不通今者不
鏡當代不諳大隱而不廣不語細
蹤

經不窮列瞭淵源

不閱史不識古今治亂不譚詞賦
風雅花衰不探名理精微統絕
不該覽不淹通不蒐羅不闊肆
不論俗不知萬姓之隱不述怪不
窺六合之外不詼諧不玩世不神
仙不消搖不表忠貞人倫不顯示

哉兇俠檮杌遁藏故皇農羲孝昊
以博古廟謨野乘以遁今西方上
六以修大男女居室以語細詩書
禮樂以明經累朔歷圖以閱史
雕龍纂組而談詞賦道德性命而
探名理丘墳汲冢醫卜農圃而

談覽天人王霸窮髮鬼炎而蒐
羅街談市諺風土柔而語俗牛
鬼蛇神丞立后言而述桂射覆滑
稽談言微中而詼諧釈食冲鑿
驂鸞馭鶴而神僊成秋霜靡
軀碎骨而衷忠貞隱匿暴案行惡

貫幽明兩載兇俠斯非所謂可書
可愕可情乎悲嬉笑怒罵皆筆
文章者耶之以代董狐之筆應
所忠之我矣馬遷採七十二家言
而成史記異時
天子開石渠虎觀詔諸儒撰一代

正史是編寧終舍樵先生少游郡學試必高等七應都試悉報罷晚入南雍一謁選人即棄去舊知居要津者絕不交通或欲式廬亦避匿有司往往勸駕稽顙稽主臣而已賤吏租庸先期而輸曰我寧

往役不往是也歷年八十八始卒
故自名老人嗟乎素何不獲遂
於國老庶老之列袒割執醬授
几與杖以賚
休明至理乃終老田畝沒沒而沒
世亦有司之過與屬余序者請

孫如一芳名鵾聊今以字行思為文

能繩祖武者也

太原王穉登撰并書

先大父戒菴翁歷世八十有八年少遊郡校七試場屋繼就南廱一謁選曹旋棄不赴日以典籍自娛即舊師友有當途者絕不與通問承下訊勤渠亦往往避却遇贒有司勸駕第九頓致謝而已惟塵外隱淪清言斐亹辨古今譚稼圃其人也者對之則听然而咲不厭也蚤歲課業必紀已稍稍旁及奇聞異見晚乃紀歲月陰晴里閈人事每於披閱所得目前所傳感愴所至無論篇章繁簡意合輒

到隨筆簡端自署曰戒菴老人湯筆積成數
冊技諸篋中癸巳歲夏五不幸背棄越明年
踰小祥父理故篋得世德堂唫稿四冊名山
大川記八冊心學摘要一冊獨所謂湯筆者
擲久蠹食頗致損缺父呼鸎曰此汝大父手
澤小子其補綴而什襲之逮十月七日陰雨
中抽冊翻視髣髴音容不覺泫然見其中條
列上搜
國家之逸載下收鄉邑之闕聞參訂往籍糾核

時事凡可裨於日用兼有資於解頤者多彙

萃焉先大父原無意著述故僅僅雜出互見

于日課陰晴人事之間追憶家塾緒論耳之

所習尚倍於此蓋特千百之什一耳況又裒

於蠹餘者乎然嘗臠知鼎不嫌其寡衆口相

似當有嗜者鷄因檢括要領畧為品目標於

卷首是又三日初十燈下昉也嗟嗟惟躬涉

久故四朝之睹記若一瞬惟腹儲廣故百家

之指示如一轍始於曼衍終臻要玄閎為家

珎幽懷誰賞爰命小史分手謄出將公秇林緣不獲同志揚搉因循三載輙發輙止今年秋幸起濂周先生謙光慨然任校勘之勞訂帙折衷釐為八卷遂告成編前後一遵原筆不敢稍有更置竄入茲直識其顛末云爾時在萬曆丁酉歲仲秋乙酉日冡孫鶚䎸百拜謹識

戒菴老人漫筆總目

卷之二

犻狢七夕沐髮

倮倮六月年朝

江陰湯大理恩賚

劉誠意册青

半黑大珠

五歲破題

拽石雞

授書中貴

慶成宴

廟壇

江西樟樹

殿上金佛

十可咲

蠏背字

久瘖因怒能言

劉艮齋娶妾同姓

孝陵中途石壁

琵琶聲梅花泡

卷之三

不知章草　蘇咏妓誤使事
趙同　晋多用信字
唐詩用至竟　誌稱
張商英序素書　貫衆
洋溝　甘焦
悼陸全卿詩　北海東坡書源
麻嗏籠統趙　杜順法界觀
演卦為神農　中山王御碑跋
蔡父子相訌判　淫色為風

紂啟同毋　　筆毫管

錢楊藏書可惜　　馬烈死相同

君山浮遠堂舊聯　　錢鶴灘館江陰遺詩

穲稏矲矮　　精氣二字

噴嚏　　樹藝取暖

建炎間拆字　　驗陰晴

鰻鱺有無　　黃雀多寡

肖鱭　　有所思所載不同

二張遺跡客殮　　第四泉

卷之六

戒菴老人漫筆揔目終

同治四年乙丑六月廿三日小村湯金鼎重閱時年六十有七

戒菴老人漫筆卷之一

大清嘉慶十五年四月初二日 治莊老人再閱時年八十有八

又己巳七月初二又閱自治至再兩閱 九十二叟記

江陰李詡

江陰侯停對追券在靖難時其裔孫所藏惟
太祖高皇帝未定鼎以前　御賜四札在焉此
史冊所不載者謹録之以為世寶札中國興是侯初名
咨旨教江陰衛指揮吳國興知會即目我用
馬軍往淮上取濠州安豐你那里則是守城
不須与人野戰你那城中馬軍可撥一百精
銳的教忽雷王元帥領來厮殺你料着不防

便撲將来[押]　龍鳳十二年二月十九日親
筆　吴王令旨教連陽衛吴指揮如今賊寇
近我境界下营不問多少則是掣軍的法而
缺你則是牢固守城不防可戦即戦不可戦
等大軍来与他厮杀[押]　十二日[押]　吴王
令旨教連陽衛指揮吴国興既是賊兵来近
境界邊相須要嚴兵固守城池我城中粮食
草料廣有不必便与他戦不必便望應兵你
且守兩个月日我方来救賊人此行不過則

是要解泰州之圍這等計量如何解得我既
是要征他城子了如何無隄備教他解了圍
他若要来時江南船都休出來惹放来上両
深入我境我自有分曉泰州早晚下你守両
个月時泰州先下不要輕意与他戰你不見
浙東胡叅政兒子率兵守城如此謹慎長吳
小耿指揮也那般謹慎你兄弟二人及大小
頭目如何不強似他每則是牢守親筆
閏十月十六日徐相國差屠千户鄒到捷音

當日辰牌時分克復泰州城池了當全城軍

民盡皆俘獲親筆（中有省筆一照原畫）

祭功臣廟用饅頭一藏（五千四十八枚也）江寧上元二

縣供麵二十担祭畢送工部匠人作飯

聞父老相傳

太祖皇帝曾幸江陰有駐蹕意登君山望氣謂

主山卑客山高遂已之詡少年猶見山有紅

墻遺跡在也是時江陰侯家以鰣魚為上供

盖江陰之貢鰣始于此主山謂君山客山謂

由里山臨幸爲征石牌朱錠錠張士誠之左丞也

工部脩　太廟梁棟皆豎立於廠每根頭鑿一竅以滾桐油注之逐水且牢

太祖時鳳陽父老親自上壽以比豐沛至

太宗遷北京大朝年亦舉行後漸廢弛府縣督遣近年有至中路逃歸者命嚴其禁至鎖項批解上京殊失祖宗之意陳學士石亭議

武宗在南京儀衛有銅鑄人手掌連臂者或人拳者皆柄長二尺馬上荷之後大白旗有威

武二字

北京皇城四面巡更諸舖周流傳警每夜內發大鈴從東華門出至後宰門收一一交遞盡七十二枚天明矣

宮女衣皆以紙為護領一日一換欲其潔也江西玉山縣貢

南京舊制木犀開時造餅有揀花舍人五百名

乾鑿度云元皇分雖測問隂隱注云古陰陽字坤鑿度云孕靈坤墬注云古地字

梁四公記云梁天監中有蜀闖（上音攜下琛去）䶓杰（上萬）趪鸓（上贖下湍）仉督（上掌下靚）四公謁武帝

金壇城外顧龍山

太祖高皇帝時有于高五郎作亂親征曾駐蹕

於此今有　御製詞刻石碑

單甲之制比甲稍長比披襖減短正德間創自

武宗近士夫有服者

浮休薛章憲先生曾至南京淳化鎮主人謂曰

我每家被江陰人害問其故曰

太祖時、取張編脩到此、墜金死、以地方不即救護、四十家俱發充軍、淳化鎮、今多訛為瓊花鎮云、編脩乃張藻仲宣也、

弘治三年九月邑之江濱有大魚橫死長十餘丈首沉不可見腹仰而無鱗衆臠割之純膏腥重不可食烹其油點燈未幾復為潮盪去

南京雞鳴寺

太祖時有金字華嚴經一部沉香觀音一尊長二三寸以金棺銀槨盛之俱遺鎮寺者主僧

住持交代則送禮部易封用印不可輙開
武宗至南京取去知
太祖所留復歸于寺
鷄鳴寺外石壁一帶嵌石十塊俱刻南無阿彌
陀佛云
馬皇后幸寺念佛一聲則刻一石
先儒言月體本圜受日之光今可驗者予得三
事人夜坐月色中身亦黑一也月缺時有暈
皆圓二也安南及西域尋斯干城月初巳見

其半三也

綿紙有軟弱而聲甚啞者問其人曰此夏天所造名爲陰紙若冬天造者則有聲因可見陰陽互藏之義先儒言水生燥火生濕曾試觀粘贓之物以水或湯滌之則索然乾爽生燥之謂也乾物火邊煏久則轉潮潤生濕之謂也亦可見陰陽互藏之義

五行相生一順而生隨時不間五行相剋皆間一物此亦自然不待安排令人論竹云公孫

不相見子毋不相離亦有此理

禮緯含文嘉三卷共六十篇天鏡經上篇卷之

一自一至十五地鏡經中篇卷之二自十六

至三十四人鏡經下篇卷之三自三十五至

六十序云紹興辛巳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東

南第三正將觀察使張師禹授多言天文災

異占驗之說與各史五行志相類

宣宗皇帝畫五花馬白㷫二幅俱親題賜太監

衣琦者㷫上栁葉飄洒用粉分筋栁幹顫掣

學南唐李後主金錯刀法此徐尚書晞家物

舊大街戴氏收又歸繖墩曹氏

天台山奇迹甚多寺池中有無陽魚無靨螺螄

相傳昔有僧治此二物欲食人見者譏其釋

家傷生僧輒放之池中而活至今相生如此

太極注中張忠定公語公謂李畋曰子知事有

陰陽否對曰未也曰凡百公事未著字前則

屬陽陽主生也通變由之著字後則屬陰陰

主刑也刑貴正名名不可改

大抵經哄疑俱去聲無聞見也

以木皮代瓦今陜西秦州等處房屋猶然

宸濠曾因元宵用紙造旱蓮船一隻頭作二獅

子口俱啣錢傍列五道士冠皆斜側一竿半

青至尾則否徧遊各街問人有曉其意者召

來忽遇一秀才見云此甚有意召去問之對

曰好一白蓮船兩司俱要錢五道官不正一

竿清不全大喜留宴賞元寶一箇盖江西有

五道太守姓甘初政頗清故云

童謡云若要江西反除非蚌生眼後城中小兒俱以蜊殼磨穿貫手指中為戲雖官府嚴刑禁之不止果有宸濠之亂

宸濠舉逆月霹靂大震蒼蠅無數集頭上舟行至江中見風不利欲轉問至何地對曰黃石磯音協王失機怒斬舟人

正德十四年己卯科江西以寧藩之亂缺鄉試嘉靖元年壬午科并取一百九十人

宣德時蘇州造促織盆出陸墓俗呼毋音鄒莫二家

曾見雕鏤人物妝采極工巧又有大秀小秀所造者尤妙鄒家二女名也久藏蘇州庫中正德時發出变易家君親見

江陰雖不稱劇邑。然有三事。夐然絕倫者。余為拈出。地非帝鄉而有

太祖皇帝故人焦千户。高尚如嚴光。事見寓圃雜記。景泰七年丙子秋榜。吳啟文舉以春秋學生。發解應天。徐泰士亨。以書経監生。發解順天。兩榜首皆邑人同學。今學前有坊額。徐

公晞以吏員登入座。初授繕工經歷司都事。歷工部郎中。進兵部右侍郎。遷南京戶部左侍郎。正統初。以征雲南功。陞兵部尚書。曾為殿試讀卷官。刻錄惟書江陰人而已。事在國史。此三事、四方鮮有其一、惟合得之益奇、

徐世英尚書晞之孫。其娶妻乃英宗毋孝恭皇后之姊所出、少時。宮禁相習。正統其年、追憶勅問、知配與徐晞孫。傳奉馳驛來京、朝見用平頭巾。即今里老戴以接官

者諭吏部曰朕豈有白衣親與他九卿望上官做科道交章論列　聖旨批今後再有來說者打掉牙齒僅授中書舍人天順初遂陞通政使司通政前後閱四十年至弘治初始致仕蓋異寵云

三楊學士當國時有一妓名齊雅秀性最巧慧一日被喚衆謂之曰汝能使三閣老笑乎對曰我一入就令笑也進見問何以來遲對曰在家看些書問何書對曰列女傳三閣老聞

之果大哄乃戲曰我道是齊雅秀乃是臍下臭蓋因其姓名之聲而譏之應聲曰我道是各位老爹是武職原來是文官以文為聞也三公曰毋狗無禮又荅曰我是毋狗各位老爹是公侯侯者猴也

沈括論書曰寡在左則取上齊寡在右則取下齊如從口從金此多寡不同也唫則取上齊釦則取下齊如從尗從又及從口從胃三字合者多寡不同則叔當取下齊胃當取上齊

神光經術家妄作之書也無稽之甚

路史宋乾道中廬陵羅泌長原撰多載仙經讖緯茫昧之說

買胡藏珠都少卿玄敬讀作假而不爲古音泛駕之馬陳學士魯南讀作沉而不爲播音學其難矣哉

流賊趙風子、就擒、經河南、題驛示、魏國英雄今已休、一場心事付東流、秦逐無劒誅高鹿、漢室何人問丙牛、野鳥空啼千古恨、長江難洗

百年羞、西風吹散窮途客、一夜遊魂返故丘、

鎮江楊閣老邃菴家小僕楊是江陰徐䕫亭其所送歌童也

武宗臨幸見之問其名改賜為羊脂玉携至京後叢田又有鎮江于鵬書算初字克舉美容儀是時楊令鵬接待

武宗見而問其名對曰于鵬賜字曰萬里其圖書文曰天賜萬里二人之遭際何其幸與

常州府學銀杏西南一株嘉靖元年正月二十

一日火𠌍竅中歘歘水不能沃至二十六日而止樹亦無害說者言本府解元之應是科華鑰也

無錫聽松寺為二泉公所得有人揭其門云此日暫為新相地百年還是舊僧居

白獺髓記開禧權臣因賜南園新成會諸朝士席間分題有賦遊春黃胖詩云兩脚捎空欲弄春一人頭上又安身不知終入兒童手筋骨翻為陌上塵以為一朝士姓俞所作又怕

顏録載韓侂冑以冬日遊西湖賓宴南園席間有獻迎春黃胖者命其族子院判賦詩云脚蹈虚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綫断兒童手骨肉都為陌上塵二詩一也而不同如此丁晉公同夏英公看弄水椀丁屬夏賦詩曰舞拂跳珠復弄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却被旁人冷眼看未来之末路盖兆于詩矣

嘉靖元年七月二十五日風潮大作是夜靖江

溧陽萬人、崇明并沿江亦然、

余家先世分關中、寫吳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字、想

國初惡勝國之號而避之、故民間相習如此、史書無所考見、姑記之、以詢之熟典故者焉、

元岳柱字止所、八歲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柱指陶母腕上金釧詰之曰、金釧可易酒、何用剪髮為也、何大驚異、觀此可以知畫理矣、

三皇之書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易以卜筮存本草素問以方技存其天乎新安王晦叔云（程子曰素問必出于戰國之末）大戴記之夏小正管子之弟子職孔叢子之小爾雅古書之存者三子之力也浚儀王伯厚云　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于議經況傳注乎

安遠侯栁文家有雄黄一塊重五十斤每年五月用金盆架置堂上過夏乃收沈戒菴說常見云

試大珠以漆圓盤擲下連跳起不定者佳一下直轉者偽

市肆有鷄腊當隻白煑為之初不曉腊字之義易噬嗑六三噬腊肉謂獸全體骨而為之者周禮腊人注小物全乾為腊

嘉定沈練塘齡閒論文士無不重財者常熟桑

思玄曾有人求文託以親昵無潤筆思玄謂曰平生未嘗白作文字最敗興你可暫將銀一錠四五兩置吾前發興後待作完仍還汝可也唐子畏曾在孫思和家有一巨本録記所作簿面題二字曰利市都南濠至不苟取常有疾以帕裹頭強起人請其休息者荅曰若不如此則無人來求文字矣馬懷德言曾為人求文字於祝枝山問曰是見精神否俗以取人錢為精神曰然又曰吾不與他計較清物也好

問何清物則曰青羊絨羅

南京顧英玉琛知許州時掘地中得燒成骰子一窖約兩三石每以六枚作小匣置之歸遺親友蘇州沈辯之與文曾得之

青州城北四十餘里豊山下麥地古塚得厚蛤殼俗謂之綿歪卮者蘇人謂之倉蒲四五千枚以錦綺重重間鋪錦皆毀化殼背隨尖潤就臍作觜二目雙角短長異狀皆為鳥形以漆畫之每殼中各色畫樹木人物竹籃紛錯如婦人采桑之

狀有在樹上者有倚樹下者坐卧行立種種皆備亦有僧擲籃滿地亦有人頂籃樹底餘率倮形男女交感橫斜俯仰上下異態不可具言男間有作田田貌并椎髻者婦人或散髮在後長乳尖足毛竅陰陽之物顯然抱持牽挽一売多者至十數對正類今之春畫然不知作何用耳沈辯之得百枚田又云塜中他物甚多木梳尚存圓背亦異今製銅器皆商金銀者疑為三代物然僧不始於三代或

是北朝時魘鎮物爲近

倒掛鳥大如雀綠色宿則倒掛常置籠中以好香薰之則展毛羽受香畢而飲客至置几案間仍以香引之如前展羽一室芬馥

武宗夏后居五花宮

今上陳皇后立夏后乃退居小二宮而讓之時御史葉鍾監脩江陰辦事吏王賓常隨出入見宮殿皆不甚高大中置龍龕　朝廷所坐有金交椅又方木墩甚衆問内官所用乃官

人祗候傳班短者以此木立之令齊名接脚

武宗皇帝深解音律親製殺邊樂南京教坊皆

傳習余嘗聞之有笙有笛有鼓歇落吹打聲

極洪爽頗類吉利樂

宣德間崑山畫士謝庭循雖以畫蒙寵終日侍

御園棊時錢唐戴文進畫法極高與等輩十

八人行取至京皆不及戴者考試令戴畫龍

戴本以山水擅名非其本色隨常畫龍皆四

爪呈御上大怒曰我這裡用不得五爪龍

着錦衣衛重治、打御棍十八、裝四、餘十七人皆得用、命也、蓋為謝所軋云、蘇州周東村記

宣宗又嘗問謝曰還有一戴文進閑畫得好對曰是秀才畫欠精緻是隸家畫也卒不得進

上海陸子淵司業亦云戴曾畫山水進呈宣宗稱善令謝視之謝指摘其失曰好固好但舟中豈有穿紅袍釣魚之理遂棄去弗用

孝宗朝畫士呂紀以翎毛呂文英以人物皆被恩寵紀寧波人文英處州人人呼為小呂

浦城有石鴿大如青蛙待客最貴之物龍游謂之石鴨西安有石斑魚生石池冷水味佳甚

驪山舉火因褒姒。蜀道蒙塵爲太真。能使明妃嫁胡廝。畫工應是漢忠臣。此邑人題昭君圖。名晞。忘其姓。

邑北門順化三坊周仲義妻崔氏生女十歲時正德六年許贅鎖巷曹鏞男益益後屢以不才絕婚父母改議他姓女誓不願而止嘉靖元年五月間曹聞女尚居室忽送禮復尋前

盟周輙拒逐擔盒之夫且訟于官女聞惧貽
辱自是茹素禮神毋前托疾婉詞令鬻棺寮
治衾服凡置靈之所及身後事一一整備六
月初三日夜沭浴更衣書詩二首至別室易
新鞋縊死年二十一歲也其詩曰奴命皆因
運不通。雙親一念幾時空。夜聞得夢能分曉
此事須知不苟同。又曰貴家數次欲求姻罰
誓堅心拜世尊。正直無私未明事。只從一死
不須論。隣人周天祥女之從祖言其曾祖周

效忠本江西南昌縣人任福建道亷使降江陰稅課大使洪武二十四年遂占籍云

聞有為詩嘲李楊二相者云堪嘆涯翁與邃翁兩人皆起自神童文章政事不多異詭譎奸邪大畧同考試賣題涯怎恕選官受賄邃難容皇天莫道無陰報箇箇教他絕後宗巷議之口亦可畏哉

蘇州夏考功愈清介而貧松江錢學士溥在京時除夜同沈粲在夏宅當作一春聯求沈寫

之曰座上無毡且喜身安心內樂方搆思下句夏遷云吾已得之矣對曰門前有粟誰憐眼飽肚中饑盖其家對倉而居故也錢至新正三日送米六十石

蘇州月舟和尚犯姦長洲知縣聞其能詩以鶴為題詩曰素身潔白頂圓朱曾伴僊人入太虛昨夜藕花池畔過鷺鷥冤却我偷魚釋之

又一婦以夫盜牛事犯上縣尹詩云洗面盆為鏡梳頭水當油妾身非織女夫倒會牽牛

免其罪

元黃振鵬震一作朋賜號孤雲處士繡端陽競渡圖像如白描甚精妙大德九年作在蘇州張家徐子擴云孤雲與施宜生同時端陽競渡即清明上河圖也

朝廷每年四月初八日　賜文武百官午門外吃不落莢曹御史方湖弘云不落莢是麪食也四月八日為佛節朝中皆崇尚故有此賜然周正建子釋迦生之四月即今二月也

鎮江醫官張天民在湖廣荣王府端午賜食不落莢云即今之粽子

鹿初生鼻邉有缺者是雄鶴初生雄者眼傍𤤲有紅點

金陵春前一月沿街鳴鑼跳唱乞米名打春相傳

太祖見田野中有此命翰林撰詞使城中亦為之至今及其時江寧上元兩縣給批舉行不廢謂之村田樂然所唱非舊詞也

蘇州府吴縣九都一啚人孔方年五十四歲嘉靖二年十月内晚行曠野兩次聞呼其姓名

視不見人後每夜睡夢中覺有一小兒在傍
如此數次至十一月間腹内覺有肉塊日漸
長大嘉靖四年正月内肚腹時加攪痛至二
十四日穀道出血不止二十六日巳時產下
一包當即暈倒妻沈氏驚異隨將磁瓦劃開
看有一男子小軀在内身長一尺髮長二寸
耳目口鼻俱全隣婦徐氏看稱恠異即棄撇
太湖中浮熊而去里老宋盛等申呈巡按御
史朱寔昌牌仰縣丞戴珎拘送體勘孔方因

病於五月二十日該縣繳申送到府覆審俱
同實為災異具本奏聞仍引宋宣和六年都
城賣青果男子事以祈儆省
延陵季子 札　宋兵部侍郎葛公 宮雅公
宋太師清孝葛公 思忠叔進　宋太常博士葛
公 密子發　宋兵部侍郎耿公 秉直之　宋
樞密文定丘公 宗卿 宗　宋寶謨待制胡公
璩叔章　宋右丞相文定葛公 邲楚輔　宋
司農卿吳公 當可時文　宋校書趙公 發達甫

宋知寶慶府胡公鏜伯遠　南宋處士吳公欣之　元平江路府判宋公仁輔
元睦州同知李公士龍　元廉訪莊簡陸公厔仁重　元肅齋先生梁公益直之　元
君山先生杜公友開陽父　元時齋先生俞公奕曾仲山　元空谷先生俞公遠之近　元梧
溪先生王公逢原吉　元苔石先生繆公鑑君寶　元州判張公端希尹　編脩張公
宣藁仲　司業孫公作大雅　鞏昌知府孫公

亶叔誠　大理寺正嚴公　本志道　右鄉賢二十六

宋知軍崔公　立本之　宋知軍王公　棠

宋知軍徐公　蔵子禮　宋知軍樓公　鍔巨

山　宋知軍戴公　溪肖　宋知軍趙公

彥适　宋知軍顏公　堅耆仲　宋知軍史公

雋之　元州尹張公　紹祖可久　元州尹李

公　師善復初　元同知韓公　搏　梁縣令司

馬公　筠　唐縣令趙公　和　宋知縣楊

公　孝孺達甫　宋知縣林公　庚　宋縣丞于

公　湊　宋縣丞樊公　執柔　宋縣尉袁

公　燮和叔　宋教授鄭公　漻　宋教授尤

公　袁迂之　宋教授鄭公　應申　宋教授

鄭公　庭堅　宋教授史公　蒙卿　宋水

軍經制李公　寶　元萬戶蒙古公　尹斯靜如

江國吳公　國興　賜名良　海國吳公

國寶　賜名楨幹臣　右名宦二十七

梁武帝冬日詩雪花無有蒂。冰鏡不安臺。梁簡

文帝詠月詩飛輪了無轍。明鏡不安臺。竟成

臺城之讖、宋太祖微時田間見日出乃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中天萬國明。後奄有天下其兆驗矣、又作日出詩曰日頭出來赤搭搭、千山萬山如火發、須臾擁出大金盤、趕退殘星與曉月、後一百八十七年金虜入寇徽欽北狩竟應其須臾擁出大金盤趕退殘星與曉月之讖詩雖詹詹小言、其關休咎係盛衰豈小哉、

蘇州賣骨董金克和嘗求春聯于沈石田翁遂

索紙筆親書一對云小門面、正對三公之府。大斧頭專打萬石之家。盖其家對俞尚書士悅住云

郭駙馬選時吴白樓出一對云御溝氷泮聞流水。對曰金谷春深見落花。句雖佳而識者知其失偶之兆果三年喪公主嘉靖四年間　朝廷舊制封杖責駙馬二十下減俸米八百石說者謂駙馬二百石公主乃八百石云

武宗時錢寧六月六日晒紅緑衣服用裁縫十

六人拆衣半月曹方湖云

髮屬心、眉屬肝、鬚屬腎、故風疾多脫眉、宦官皆無鬚、此理之驗也、

夜間穿羔兒皮二更寒透狐狸皮可過三更貂鼠皮直至四更北人試驗如此貂皮色似鹿當頸有白毛儼如鶣形取以為褥卧之可醒酒蘇州許國用一褥曾求唐子畏畫遂為所得豹以小而文散者名艾葉文其價尤貴於

連錢

陶南村輟耕錄第六卷載蘭亭集刻一百一十七刻壬集一十四刻中江陰丘氏二余借觀友人蘭亭一本會萃十餘刻中一刻題云蘭亭詩敘定武舊本既不易得而世俗所傳類不強人意模搨者多弱臨寫者或雜以己意甚者妄意舊本轉相模勒字畫寖瘦遂作一等肥字其波磔乃類今時人書不知晉時人未有此法也此本出於新昌石氏雖不敢望定武舊本而視今所傳為近故家遺物其有

所自來耶淳熈戊申二月五日丘壽儁書上

一錢形圖書篆東堂二字下一方圖書篆曁

陽丘氏四字按曁陽即古江陰縣名此帖必

丘氏二刻之一也録之以備參考

外任官與京職官相遇外任官曰我爱京官有

牙牌京官曰我又爱外任有排衙

邑石頭港廵檢任忠陵縣人年五十七歲妻王

氏三十五歲嘉靖五年七月初三日子時一

胞産三男

縣西門玄妙觀道士湯秋泉房舊傳鍾磬二物鍾一邊有漢編鍾三字一邊有太清宫三字皆陽文小篆磬碧玉邊上一頭有大晟二字一頭有太簇二字皆陰文古篆按唐明皇天寶為太清宫祀老子淳化四年備真宗祥符六年行幸宋太宗大晟殿元豐七年始造玉磬謂漢編鍾者如漢之制非漢鑄也大晟是祀太宗廟太簇是此磬應此律耳皆宋物也

嘉靖六年六月十九日夜京城雨雹交作次早

東江米巷大街南李學等家房上拾有銅錢
八十四文每个一一壁立在瓦隴中御史張
瑎具奏災異錢進入庫
江西鄭希顏十三歲中鄉舉在場屋作文甚捷
監場布政見其速卷尚早呼辭出一對云紙
糊屏風千箇眼。對曰油澆蠟燭一條心。福建
戴大賓十三中鄉舉十一二時出考科舉同
輩見其少年謂曰小朋友如此年就要做官
做到何官荅曰做閣老衆戲出一對云未老

思閣老應聲云無才做秀才。衆哄然大笑知反為所傷也

大明會典載　朝廷樂器中有二十絃即箜篌也

南京謡云國子監裏聽講武定門外砲響是這等演武脩文只費朝廷犒賞

姚寛西溪叢語曰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諾皐記又有支諾皐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

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此事也晁伯宇談助云靈奇秘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咒曰喏皋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為大帝使者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為簪二七循頭還着中人不見晁說非也成式諾皐記序曰夫度朔司刑可以知其情狀

葆登掌祀。將以著於感通。有生盡幼。遊魂為變。乃聖人定璿璣之式。立巫祝之官。考乎十煇之祥。正乎九黎之亂。當有道之日。鬼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若列生言竈下之駒掇。莊生言户内之雷霆。楚莊爭隨兕而禍移。齊桓覩委蛇而病愈。徵祥變化。無日無之。在乎不傷人。不乏主而已。成式因覽歷代怪書。偶疏所記。題曰諾臯記。街談鄙俚。與言風波。不足以辨九鼎之象。廣七車之對。然遊息

之暇足為鼓吹耳

蘇州馬懷德摔星板一副十二片烏木為之自小漸大大者長七寸餘標為一指二指以至十二指俱有細刻若分寸然又有象牙一塊長二寸四角皆缺上有半指半角一角三角等字顛倒相向蓋周髀筭尺也

莆田林守衷為父求夢於仙遊九仙以期壽限時年六十歲夢人持一碗肉謂曰仔細吃此一碗肉再無肉喫了其父聞之曰吾還有十

年、問何故、曰、七十者衣帛食肉、又曰非肉不
飽、言再無者、止此耳、後至七十、親家飲酒食
桃。腸痛驟下。無疾而終。果七十歲。

匏菴吳公寬書體學蘇西涯李公東陽、嘗試效
其體作斑字般字韻律詩相戲詩引有勿怪
換奪蘇家行市之語、于是往復各五首、中多
警聯西涯斑字曰、心同好古生差晚。力欲追
君鬢恐斑。搦遍吳箋猶送錦。搦殘湘管半無
斑。換羊價重街頭帖。畫虎心勞紙上斑。雲間

天馬誰爭步水底山鷄自照斑㲪毿㝡韻

曰硯泗百波空對影管城一孔但窺斑長愛

弱毫能瘦硬戲將濃墨故斕斑馬形始悟當

書尾羊鞹無勞強索斑寒蛩入户聲初咽拙

烏成巢羽獨斑西涯般字同聊以師模歸有

若敢將交行比顏般鄭師乍許三降楚墨守

終能九却般文心捧處慚施女筆陣圍時困

楚般㲪毿般字曰臨模惡札勞唐紙結搆奇

材得魯般屢屈漢庭陪絳灌遠輸齊粟荷姚

般。蕉頫謝罪宜先龍。趙鞅行軍已殿般。聊復據鞍如馬援。不因奪邑愠劉般。西涯諸聯已自載于詩話中、余特并載匏菴之作、以見二公之競藻于一時者如此云

經義所檢討江陰布衣劉谷嘗獻書于朝廷元祐庚午冬有欲中熙寧大臣者諷村民以田事進狀訟谷事下淮東憲司推治時蘇子瞻守揚州准憲内懷觀望谷惧禍見翁書天字七以示之其文如此天天天天天天天並列者三而一

綴於六字之下谷默領其意乃変姓皇甫逃於廬山嘗至饒州安仁婿蔣公静之官所淮憲以聞有旨治静匿谷事谷逃三年至紹聖而田事直静亦會恩乃免此載徐神翁語録神翁姓徐名太更名守信泰州海陵人居冲真坊樂真橋之側嘉祐初執役天慶觀持帚洒掃十數年人無識者止呼為徐二翁蔣公之奇號為神翁

蘇老泉辯姦論族譜亭記葉石林避暑録話周

公謹齊東埜語二書中載當時作二文之情實余録之為索隱者助焉葉云蘇明允本好言兵見元昊叛西方用事久無功天下事有當改作因挾其所著書嘉祐初來京師一時推其文章王荆公為知制誥方談經術獨不喜之屢詆於衆以故明允惡荆公甚於仇讐會張安道亦為荆公所排二人素相善明允作辨姦一篇密獻安道以荆公比王衍盧杞而不以示歐文忠荆公後微聞之因不樂子

瞻兄弟、兩家之隙遂不可解、辨姦久不出、元豐間、子由從安道辟南京、請為明允墓表、特全載之蘇氏亦不入石、比年稍傳于世、荊公性固簡率不緣飾、然而謂之食狗彘之食囚首喪面者、亦不至是也、周云、滄洲先生程公許字季與、眉山人、仕至文昌、寓居霅上、與先子從容談蜀中舊事、歷歷可聽、其言老泉族譜亭記、言鄉俗之薄、起于其人而不著其姓名者、蓋蘇與其妻黨程氏大不咸、所謂某人

者、其妻之兄弟也、老泉有自尤詩、述其女事外家不得志以死、其辭甚哀、則其怨隙不平也久矣、其後東坡兄弟以念母之故相與釋憾、程正輔於坡為表弟、坡之南遷、時宰聞其先世之隙、遂以正輔為本路憲、將使之甘心焉、而正輔反篤中外之義、相與周旋之者甚至、坡詩往復唱和中、亦可槩見也、正輔上世為縣録事、縣有殺人者、獄已具、程獨疑之、因緩其事、多方物色之、果得真殺人者、而繫者

遂得釋他日役滿家居夢神告之曰汝有濟寃獄之功當令汝子孫名宦相繼為衣冠盛族至其子遂擢第其後益大如夢言然多行不義德馨弗聞

李閣老東陽清明上河圖後記云右清明上河圖一卷宋翰林畫史東武張擇端所作上河云者蓋其時俗所尚若今之上冢然故其盛如此也圖高不滿尺長二丈有奇人形不能寸小者纔一二分他物稱是自遠而近自略

而詳自郊野以及城市、山則巍然而高、隤然
而卑、窪然而空、水則瀦然而平、淵然而深、迤
然而長引、突然而湍激、樹則槎然枝欝然秀、
翹然而高、蓊然而莫知其所窮、人物則官士
農賈、醫卜僧道、胥隸篙師纜夫婦女、臧獲之
行者坐者、問者答者授者受者、呼者應者、騎
而馳者、負者戴者、抱而攜者、導而前呵者執
斧鋸者、操畚鍤者、持杯罌者、袒而風者、困而
睡者、倦而欠伸者、乘轎褰簾以窺者、又有以

板為輿、無輪箱而陸曳者、有牽重舟、泝急流、極力寸進、圜橋匝岸、駐足而旁觀、皆若交驩、耶吽、百口而同聲者、驢驘馬牛槖駝之屬、則或馱或載或卧或息、或飲或秣、或就囊齕草、首入槖半者、屋宇則官府之衙、市廛之居、村野之莊、寺觀之廬、門窓屛障、籬壁之制、閒見而層出、店肆所鬻、則若酒若饌、若香若藥若雜貨百物、皆有題扁名氏、字畫纖細、幾至不可辨識、所謂人與物者、其多至不可指數、而

筆勢簡勁意態生動隱見之殊形向背之相準不見其錯誤改竄之跡殆杜少陵所謂毫髮無遺憾者非蚤作夜思日累歲積不能到其亦可謂難已此畫當作於宣政以前豐亨豫大之世卷首有祐陵瘦筋五字籤及雙龍小印而畫譜不載金大定間燕山張著有跋據何氏書畫記謂與西湖爭標圖俱選入神品既歸元秘府至正間為裝池官匠以似本易去售于貴官某氏某守真定主藏者復私

之鬻于武林陳彥廉氏陳有急又聞守且歸懼不能守洒昌揚準以重價購之而具述其故云爾後又為靜山周氏所得吾族祖雲陽先生為跋其後又有藍氏珍玩吳氏家藏諸印皆無邑里名字不知何年復入京師予始見于大理卿朱文徵家為賦長句後為少師徐文請公所藏公未屬纊謂雲陽手澤所在治命其孫中書舍人文燦以歸于予嗚呼韓退之畫記其所關繫幾何旋復喪失獨其文

奇妙故傳之至今、今有圖如此、又於予有世澤之重而予之文不足以發之、姑撮其要如此

戶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欽奉　聖旨說與戶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戶口不明白俚教中書省置下天下戶口的勘合文簿戶帖你每戶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應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寫着他家人口多少寫得真着與那百姓

一箇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這
大軍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縣裏下着
遶地里去點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
比不着的便拏来做軍比到其間有司官吏
隱瞞了的將那有司官吏處斬百姓每自趍
避了的依律要了罪過拏来做軍欽此除欽
遵外今給半印勘合户帖付本户收執者

一户某　府　州　縣　鄉　都　保附籍

户計家　口　男子　口成丁不成丁　婦女

口大小事産基田草屋右户帖付其收

執准此　洪武三年十一月　日此帖人罕

得見奐余從一處覔來録之以備典故周圍梅花欄大不滿二尺號數處用部印合同半鈐年月日下空處用余印後有一大部字印下花押直連者三又横並者三無官吏職銜姓名背後沿邊縣刋一小牽長腔宕印于其上首行云江陰縣提調官下分注知縣錢文德縣丞傳學第二行司吏麋宗文第三行典

史朱貫道每人皆有花押未行洪武三年十一月日縣印向前不在年月處今制科場有提調官名府縣考試正官亦稱提調餘無稱者並不及之佐貳按此則以提調爲通稱矣

余邑志弘治時蘭谿黃公傳爲令慨前志簡畧極力蒐討以成之于洪武三年任書知縣吳志遠按此則三年任乃錢文德非吳也錢傳麋朱四姓名無一見者邑尚未設主簿黃於典史下注云初名掌史按此豈掌史之名

吏在前耶吏宜列于官之後而此司吏云者抑亦雜流類耶豈當時吏固在典史上耶今不可考矣嗟嗟擾邑忘之闕漏尚如此則國史得失譚又何容易也凡片紙隻字關典故者斷不可輕棄

成化癸卯三月吾邑爲閹寺王敬所擾巨室珍玩自此一空賂足以饜其欲者始得免多竄跡以避之有故老談及迄今猶令人色變

蘇東坡有與李方叔公擾蓋恐方叔賣所遺玉

鼻騂為之立公牘以便之公牘券也黃山谷跋云子瞻妙墨作券或責方叔當乗之安用汲汲索錢此又不識痒痛者從傍論砭疽爾

金陵姚宣寅齋聞見云無錫儒士朱公綎訓蒙於妻宗徐養素家月明客中登寂倚樓閒眺見一白犬向月而拜至月午抖擻化為一道士騰空而去公綎見之驚惧不敢寢坐以待旦鐘鳴從西南囬至舊地又拜卻復本形而去次日公綎密告養素即呼群犬咸至惟不見此犬尋之乃寐於靜處養素殺之而絕

邑訓導張用齋庸送知縣饒公免官還鄉序云洪武九年秋八月有司欽奉　詔條凡在官者其族屬有罷於法聽其解職還鄉里江陰令饒公玄德其族屬適於法有相值者於是得白於有司去歸其鄉邑余觀用齋漫稿摘此段以見國初之法云在今則官勢重而民命輕矣噫

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録今題為朱文公同年録

第一甲第一人王佐第五甲第九十人朱熹

第四甲第一百六人王訢字亨之小名七
斤小字斤斤斤年三十一三月二十四日生外
氏蔡　偏侍下　第四　兄弟四人　五舉
娶韓氏　曾祖正路故任比部郎中知濮州贈金紫光祿大夫
祖邁故任中奉大夫贈正奉大夫　父庶故任從事郎　本貫江
陰軍江陰縣太寧鄉就日里祖爲戶

咸通初、有天水趙弘者、任江陰令、以片言折獄
著名、猶是累宰劇邑、皆以雪冤獲優考、至於
疑似、晦僞之事、悉能以情、辯之、時有楚州淮

陰農者、比莊頃以歲豐而貨殖焉、其東鄰則拓腴田數百畝、資鏹未滿、因以莊券質於西鄰、代緡百萬、契書顯驗、且言來歲賫本利以贖、至期、果以腴田獲利、首以貯財贖契、先納八百緡、第檢置契書、期明日以殘資換券、所隔信宿、且恃通家、因不徵納緡之籍、明日賫餘鏹至、遂為西鄰不認矣、且無保證、又乏簿籍、終為所拒、東鄰冤訴於縣、縣為追勘、無以證明、邑宰謂曰、誠疑尔冤、其如官中所賴者

券乏此以證何術理之復訴于州州不能辨東鄰不勝其憤遠聆江陰之善政訟者乃越江而南訴于趙宰趙宰謂曰縣政地界且復踰境何計奉雪東鄰則寃泣曰此地不得理則無由自滁也趙曰第止吾舍試為思之經宿召前曰吾計就矣尔果不妄否則又貝焉敢厚誣趙曰誠如是言當為寘法乃召捕盜之幹事者數輩至淮壖曰有聚嘯而冦江者按劾已具且言有同惡相濟者在某居處名

姓形狀。俱以西鄰指之。請械送至此。先是隣州條法。准持刃截江。無得藏匿。追牒至。彼、果擒以來。然西鄰自恃無跡。未甚加懼。至則旅于庭下。趙厲聲謂曰。幸耕織自活。何為寇江囚則號呼淚隨曰。稼穡之夫。未嘗舟檝。趙又曰。辯證甚明。且姓氏無差。或言偽而堅。則血膚取實。囚則大恐。叩頭見血。如不勝其究者。趙又曰。所盜率多金銀錦綉。非農家所宜有也。汝宜籍舍之產以辯之。囚意稍開。謂皆非

所貯者。且不疑東鄰之越訟也。乃言有稻若干斛。莊客某甲等納到者。紬絹若干疋。家機所出者。錢若干貫。東鄰贖契者。銀器若干件匠某鍛成者。趙宰大喜。即再審其事。復謂曰汝果非寇江者。何為諱東鄰所贖八百千。遂引訴鄰。令其偶直。於是慙懼灰色。祈死廳前。趙令桎梏。往本土檢付書契。然後寘之于法。

參寥子曰、江陰邑之遐者、天水吏之微者、卓魯之政、無由人知、史氏宜採此以廣當朝循

史傳此載宋參寥子高彥休撰闕史中太平
廣記作唐闕史天水趙休撰弘作趙和見一
百七十二卷精察二
孔毅父珩璜新論云或疑褚先生為褚大非也
按儒林傳褚大董仲舒弟子也平準書褚大
為武帝使而褚先生者哀成間人也孝武帝
紀注褚先生名少孫為漢博士
世俗春畫鄙褻之甚有賈人攜倭國春畫求售
其圖男女惟遠相注眺近者以扇掩面略偷

眼覰有浴者亦在幃中僅露一肘殊有雅致其繪極細點染亦精工因價高還之

施彥執北窻炙輠云黃致一初進科場方十三歲時出腐草為螢賦題未審有何事跡同場皆以其兒童易之漫告之曰螢則有若所謂聚螢讀書草則若所謂青青河畔草又若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皆可用也其事皆牢落不羈同場姑以塞其問元非事實也致一乃用此為一隔句曰昔年河畔曾叨君

予之風兮耶囊中復照聖人之典遂叢解利無言年十七歲在太學時稱俊才先季試讀司馬穰苴傳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乃謂同舍曰其明日策中必有用此句明日問神宗實錄其問乃與昨日事殊無言乃對曰秉筆權猶將也雖君命有所不受此一策奇甚諸長者皆拱手遂作魁此皆一時英妙可喜故事無工拙顧在下筆何如耳宋蔡絛撰鐵圍山叢談云大科始進文字有合則召試秘

書省出六論題於九經諸子百家十七史及其傳釋中為目而六論者以五通為過焉以是學士大夫自非性天明洽筆陣豪巽則不能為之也蓋六論猶足完獨以不記出處為苦昔東坡公同其季子由入就御試共白厥父明允慮一有點落柰何明允曰我能使汝皆得之一和題一罵題可也繇是二人果皆中故知場屋要訣全在善運筆善藏短

仁和胡公世寧自題其像曰信而未孚者多言

也正而未諒者多戲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之善也恕而若刻者多蔑人之奸也過而有甚于此者輕賤麄踈也然則無一長可取與曰鵩人之事弗為害人之心弗存有利於國之事雖死弗避三者吾將持是以終身焉而前數者氣質之偏則亦庶乎其有改也此在南兵部為主事時作

魏莊渠云近世奏議往往是舉業否則吏牘或公論事剴切讀之令人一篇古文詞胡端敏心開目明宜究心焉

戒菴老人漫筆卷之一